



全文最

和  
342  
4



金文最卷十三目錄

記

雲錦亭記

襄垣縣修城記

萬華堂記

均樂亭記

祈雨感應記

大定十五年

虢州盧氏縣成德觀創修三門記

問山堂記

整暇堂記

汾州重修儒學記

重建超山應潤廟記

興儒里記

明昌三年

孔公渠水利記

以上原列卷二十五

王伋

楊丹

高有隣

趙元卿

失名

魏知彰

馮翼

李嗣立

李山

郭明濟

宋元吉

強造

所錄文  
有拘那



利  
295  
4

虛舟記

趙思文

擬江樓記

完顏名

適安堂記

見文雅

趙秉文

寓樂亭記

見文雅

趙秉文

磁州石橋記

趙秉文

學道齋記

見文雅

趙秉文

種德堂記

見文雅

趙秉文

湧雲樓記

見文雅

趙秉文

遂初園記

趙秉文

雙溪記

趙秉文

寶墨堂記

見文雅

趙秉文

希夷先生祠堂記

趙秉文

商水縣學記

趙秉文

裕州學記

以上原列卷二十六

趙秉文

金文最卷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雲錦亭記

王伋

安之為郡也其來遠矣在周曰葛鄉在漢曰依城唐曰唐興又曰興鎮五代曰順安寨至宋曰順安軍蓋與遼人接境而為屯戍守禦之地築堤濬塘以為邊備聖朝易名曰安啟建郡治則羣山連屬西峙而北折九水合流南灌而東馳陂池藪澤映帶左右夏潦暴集塘水盈溢則有菰蒲菱芡蓮藕魚蝦之饒秋水引退土壤衍沃則得禾麻蕪麥畝收數種之利舟車交輳水行陸走無往不通貿遷有無可殖厥貨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浮事簡素號易治加之道路非衝要無往來迎送之勞公宇嚴潔麗譙宏敞為鄰州最為之守者以為便郡守完顏公玉牒懿親國勳世嗣自監察御史其清聲直氣固已聳動縉紳朝廷器之不旋踵超守漁陽守未

期以內艱去天子嘉其治行遣使齎命起復於哀制之中來守是郡公兼資文武素有方略自下車之後頒宣教條宏治勞來精審以覈物口剛猛以禦黠吏寬恕以撫細民謙和以待僚屬猛不至殘寬不至懦興滯起廢百度具舉闔郡之人莫不心悅誠服政成餘暇修故堤而東周覽遺跡至城之東南隅地高廣平衍下流清溝紅蕖翠荷覆水錦錯輕風披拂濃香襲人長堤遠浦郊原野色盡在目前公駐馬凝眸久之顧僚吏曰睠茲景物為吾郡之勝惜無亭榭以備遊觀今茲創構一亭不亦可乎人人悅可公乃披榛翳蕪草莽得此橫袤三丈有奇藉兵士築之因其故基不勞而就悉以公費傭工市材既勤樸鑿者艾或言舊嘗有亭於茲經值喪亂廢蕩久矣今能復之為吾鄉之壯觀且與民同樂固所願也既成之翼日公乃率僚吏大合樂以落之坐客迭起捧觴為壽曰夫物逐人興亦逐人廢茲亭之作也不知幾何時其廢也不知幾何時今為游觀宴樂之所興廢有數甯不信然以何名為稱屬吏王

伋越席而對曰請以雲錦名之蓋取韓退之曲江荷花行撐舟昆明度雲錦之意公首肯之公曰名則稱矣汝其為我記之伋嘗獲齒座末其經始之由皆所備觀不敢以固陋辭姑敘其實與夫作成之歲月以告來者

安州志

襄垣縣修城記

楊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宏廣殆將百里而遙東連巨鎮北背喬峯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跡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奸雄繼踵蟻聚蜂屯嘯聚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動則彌岡絡阜旌旗繽紛鞞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噬立見齏粉於是郊邑相通舉無壁壘洞然九達之地故闔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旦夕之生實賴令尹韓公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披堅執銳爭為先登不顧矢石前攻後突若陷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遂稍稍引去於是命民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擊柝而赴工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

中得保首領庶全族類其利博哉爾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漸夷滅尚有遺類為吾民害天會九年春韓公又屬其耆老而議之曰內城修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畜眾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許乎聞者莫不忻然而從遂經營構畫計其貧富而為之等差分部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一無偷惰曾不踰旬而百堵皆興昔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信斯言也其城周環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之半其壑深二仞其上睥睨具焉闢以四門層樓上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宮可得而致飾也庠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民咸喜室家相慶人人皆自謂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梁以通險阻達一水泉以利灌溉善則善矣其利益小然人可得而歌頌之矧乃成城之功哉夫城者所以保內捍外以聚人民扁鑰土宇緘滕地維斯乃久大之功無疆之利雖著竹帛勒鐘鼎不為過矣韓公之築斯

城也銳然無優柔姑息之心所以能興百世之利由是觀之則其為政可知也朝廷嘉其有功遂致榮遷經任迨今幾年矣政聲流美噫襄垣山水秀異才士風俗淳美又得宰字之賢政平頌理一境無虞四民安業可不善而記之耶若僕者才荒學朽言鄙行乖過蒙青眼之觀謾以白頭之獻謹即其事而述之非溢美耳

萬華堂記

高有隣

先大夫天會閒任南和尉時余生於公廨萬華堂今來鎮是州訪其舊迹有進士趙師孟告曰其縣尉衙界乎縣令主簿兩衙之閒後移於城外地乃分而為二其舊堂瓦木今縣偏廳是也余感劬勞罔極之恩無以仰報重題其名以榜之承安庚申十二月中旬日記

均樂亭記

趙元卿

雄州北抵白溝南臨易水當九河之衝西北負諸山埠閒來集雨

其支流橫至湍注益暴漸侵城陞連年病之雖木石遮塞弗能給  
景德初西上閣使李公允則鎮撫是州添置外城預為禦災之備  
卽於城西南崇積其土完平隄防以大其形勢雖歲遭水濫衝突  
斯城之隅其鉅派而散之則東湊河之故道北泝環濠滔溢遂息  
人不復憂以獲百世之利可謂溥哉皇統二年昭武節度使徒單  
公一日臨視斯地稱美創始之計慮為霖雨濟濟仍於其上增構  
平亭蓋以示李守經遠之蹟良可嘉也亭之北面領揖燕山因以  
望山名之然亭去今四十餘歲歲月滋深基構淪壞後之宦遊凡  
登臨於此視之若傳郵過之如逆旅因循相習殊無肯葺者迨我  
昭勇節度使完顏公爰因休暇縱步是亭觀其疎缺將仆於地慨  
然一新落成之日四顧於上其烟水之清勝風物之秀麗至使神  
宇虛明襟懷放曠謂諸官屬曰遊於斯憩於斯解適乎性頓忘其  
歸凡人之情與我均耳豈可以晏樂自處吾與士民共之宜將望  
山舊名更爲均樂今公易壞爲成如是之敏非但成初昔之蹟抑

亦告來者嗣續而完之以久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卻顧圖民之利  
如此其大也歟雄地乘

祈雨感應記 大定十五年

失名

維大金國大定十五年歲次乙未秋七月天之大旱空雲不雨  
□□矣山川祠廟無不祈求未獲感應邑宰秘蘭□□邑簿晉武  
□□□□□□□□官耆老等於是月初七日□太微觀焚香祈  
禱□□潤澤於龍亭恭請聖水方行□天氣□然霓雲四垂時宣  
威與眾□□□□道市諸直社火道水前行其雨大□□官  
民莫不忻然宣威與□□□□卻馬侍僕冒雨塗行引聖水於縣  
東岱嶽廟安置其雨聯縣數夕遠近報足四方村民酬謝者何可  
勝數立蒙感應頓釋□□民無饑饉之申歲有秋成之望獲斯靈  
驗故記其時大定十五年閏九月初吉日石刻拓本

魏知彰

大定癸卯之春子到官三載矣會兵部符下求天下郡國山川古

跡及州縣廢興之所由使儒者參按其實而聞於上予因得以按圖經詢故老復以經史考之凡境內之事遂略得其說而妄以臆斷其非是蓋盧氏爲縣自西漢時隸宏農郡去郡東南百有四十里圖經云盧敖得仙於此後因以名縣至今巖居穴處以修煉爲事者皆是也是豈盧之遺風歟至於縣治予意自漢以來遷徙不常竊有所疑焉書曰熊耳外方桐柏孔穎達謂熊耳在盧氏東顏師古注前漢書謂在陝東導洛自熊耳孔安國謂在宜陽西卽今壽安所改者三家所言其地皆一也按前漢地理後漢郡國志又李賢按眾說謂洛水至熊耳山出以今觀之縣之西南四十里有熊耳山洛水之源猶在其西北經縣南一里許東流至洛口而入於河距宜陽之山幾三百里由是言之則禹貢所謂導洛者似非宜陽也或曰盧氏卽古宜陽是說不見於史傳無所取信縣有古觀一區相傳爲盧敖結茅之地盧乃遯世者也不應居闕闕中故予疑縣治當在西後徙於今治所以今昔不同也觀有石刻云周

顯德四年採造使張虞芝以銀錫泉湧謂得神助卽其地爲道院宋太平興國之元改爲觀以成德名之宣和閒籍其土田以資其徒觀有玉皇殿一東西小殿二法堂之左曰齋曰廚者各一獨門觀闕焉豈舊無之耶抑有而墮壞不復完葺耶石刻不載莫得而考知道士孫抱瀆以齋醮所獲銖積寸累經營數年臨通衢築土基三尺構屋其上爲三楹頗爲壯麗又將爲龍虎二神於門之左右是則觀之制度幾於稍完矣落成有日抱瀆請予爲文以記之予謂道之在天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自古尊黃老者雖有尙無爲貴清淨之說是皆道之糟粕其元理妙用又烏可得而言況一時土木之功欲以爲道是猶適楚而北轅其不相涉也可知已雖然自李唐以元元爲始祖崇尚道法後世崇之上下成風至宋而極矣居是門者欲誘化世俗俾因跡以悟真苟不嚴其像設大其館宇曷以使人有敬向之心哉抱瀆之意豈在是歟故爲記觀興之始末並論縣治之遷革云大定二十四年歲次甲辰

盧氏縣志

問山堂記

馮翼

唐末五代文章氣格卑弱宋初王元之穆伯長楊大年始新其體  
 景祐慶歷閒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石曼卿梅聖俞蘇子瞻前  
 唱後和斟酌古今文風丕變熙甯之際異人輩出東坡山谷王荆  
 公方駕並驅獨老坡雄文大筆學貫九流出入百家波瀾浩浩高  
 出前古挾以英偉忠義之氣雖晚年竄逐海上氣不少衰平日少  
 許可當時縉紳士大夫被吹噓接引者謂之登龍門於是黃庭堅  
 張耒晁補之秦觀以才學文藻雅相器重晁說之以道迺无咎之  
 昆季也亦嘗從東坡游東坡亦嘗有答以道索書詩其生長見聞  
 風流蘊藉從可知矣崇甯元年來涖無極創築此堂名之曰問山  
 堂蓋取諸歐陽集古序所載東漢事已見於本集不必具錄堂下  
 有先生手植槐數株陰森蒼古今大數圍世傳無極山有名無形  
 好事者緣飾之言山有三十六峯良由以道先生詩有六六松峯  
 空斷腸之句故也或者謂先生嘗家於嵩少嵩鎮之峯三十有六

下車之日考圖求無極山所在古跡都亡遂感興賦詩因念鄉里  
 故有是語此說似近之矣翼恐邦人訛舛相傳眩惑後進俾無所  
 考故不得不書及仰先生一代佳士人物不減東晉宰治此邑甚  
 有惠政至今父老猶能道其故事翼自大定壬寅到官凡興寢燕  
 息朝夕未嘗不在此堂緬想先生風采時移事改歲月如昨每為  
 之慨歎噫先生疇昔始立此名豈無意乎古者甘棠勿剪勿伐蓋  
 思其人愛其樹翼傷前政遺跡日就湮沒久欲為作一記紛奪未  
 遑今偶成之雖文獻不足以發揚始可以見其本末云大定二十  
 六年撰 無極縣志

整暇堂記

李嗣立

中庸有言曰君子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又曰凡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聖人論治國齊家修身正心必本於誠意雖事有大  
 小而施於有政未有不先於正己而能正物者也始平馮君為定  
 之無極令下車數月政務畢舉又以其餘力修舊起廢治公宇而



一新之正寢之西有屋三楹西屬廳事取春秋樂鉞之語榜其額曰整暇堂堂之前後皆植松菊梧竹中置筆硯圖史每自公退食必解帶盤薄思所以爲政之道已而焚香觀書彈琴賦詩倦則曳杖嘯歌徜徉其中遇休沐則速賓僚觴詠以洗詔獄簡書之勞中山乃近輔名郡山水明秀爲西道冠無極又大邑望時作邑皆名士大夫堂亭臺榭一一各有思致如問山堂思民堂四望亭幽深可以澄身觀道高爽可以登臨四顧君獨改治此堂以思爲政治民之術又知夫君子自治事豫則立而有取於整暇之說可謂質矣僕歸自都城以君故枉道來訪君謂僕曰彼樂鉞使楚對其執政以晉國之勇則曰好以眾整好以暇方晉楚爭盟務以兵相勝爾治民何與焉蓋鼓城藁城故多盜吾封壤相近事不可不素慮以爲不虞之戒此吾名堂之意也爲我記之僕謂親民之吏莫急於守令夫三萬戶之邑已過於古子男之國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彼謂州學之職徒勞人耳果無足取且事未有不

生於微而成於著者令君爲政能爲民遠慮以名其所居朝夕見而思焉其志遠矣與夫興土木之役以供游燕之娛者異矣是不可不書乃爲之書大定二十四年撰無極縣志

汾州重修儒學記

李山

汾於河東號名郡文風不替蓋有卜段之遺焉州學宏麗年遠寢成荒圯殿宇傾漏齋廡疎剝殆不蔽風雨西廊四楹舊缺未備樓觀欹斜危不可登生徒誦誦未見安所學之前後雖有輪租隙地而歲入無幾莫償補治之資以故居者相仍坐視彫敝同知節度權州事康侯玉潤甫下車顧瞻恐懼思爲作新之而費用缺如會州有捕盜徵賞錢五十餘萬寄貯公庫侯曰用是以新吾學可乎同職者從而勸之議遂決卽委學正王大純率禮案主吏郭瑀併取地租現在傭工市材以甲申六月乙丑始事至七月癸丑畢工畝者正破者完無者增敝者飭殿堂廡宇煥然一新自文宣版位至於鄒兗神座各施羅幌黃紅有差壁繪七十二賢就加彩色駕

悅之前闢為六齋分序兩廡即至牆垣盤墁之飾版閣明窗之具無不整嚴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汾之庶士未見斤斧之施畚鍤之運而功已成嘗謂材之難於天下久矣君子施政固自不同才小而蹙雖不出位猶患未周才大而敏至於餘事無所不辦僕自觀勝事賞侯之才有餘且知風俗之原也喜而為之書

汾州府志

### 重建超山應潤廟記

郭明濟

圖經云超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餘山城塚記云平陶東南有過山是也唐天寶六年改名超山山之谷超谷也谷行十餘里有佛舍百福寺也寺東有古人祠應潤廟也廟有井池乃禱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縣宰余彥和狀聞甘雨應祈之事因賜額曰應潤廟敕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大定十二年縣令蘭嗣吉亦祈雨即應創構喜雨亭於縣署以明應潤之徵也邇來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知丞權縣寇公大夫步至超山應潤廟取水祈雨因瞻廟貌毀舊殿廡摧圮祝曰如獲甘雨

願輸俸錢修完祠宇感而遂通雨隨水行信宿至縣三日而得滂沱矣水還廟而復雨世謂迴馬雨也由是觀之廟曰應潤豈虛言哉即以清俸充修廟之費且闔縣鄉里願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來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大夫字伯祥代郡崞縣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來丞吾邑特權縣事庭無留訟獄無滯囚鄉無追胥境無盜賊優然了無事矣乃廣廡署修學舍葺絃歌之南樓引渠水於東郭百廢皆起庶民咸和茲之營建制度爛然可觀前後正殿東西兩廡龜亭拜廳挾堂樓門繪塑一新皆寇公之所規畫也於是神有所來饗峯巒栢掩映左右為一方之壯觀不其偉歟為之記歲月以徵其實

汾州府志

### 興儒里記

明昌三年

宋元吉

僕自去歲秋八月來主是邑簿因檢視田災遍歷縣境觀其民風儉而不陋朴而不野大率與吾鄉肖其閒人物舉止有體出言有章鬱然有吾儒之氣象者是村也又嘗佐座公堂或有來訴事者

觀其容止頗異詢之則曰興儒里人也余是以嘉之是必於曩昔  
繼有吾道居此染習使然也興儒之名信不誣矣然而未嘗有儒  
者出是有其名而儒實未興矣適者或有徒潔其衣服巧其言語  
好訟屢干於有司是敗興儒之風者眾人鳴鼓而攻之可也夫人  
之難遇者太平之時幸方今承平日久崇周孔之教開設庠序長  
育人材不於此時力學取進行致君澤民之道而甘混迹於編伍  
至沒世而無聞亦足恥焉自今好事君子可令賢子孫就師肄業  
誦儒之書力儒之行使濟濟焉相繼而出高步蟾宮取青紫使人  
知爲儒之貴以副其興儒之名不其躋與余所以書此者非特爲  
是一村而言也亦將以示化於邑人其來觀者幸無忽焉明昌壬  
子歲季秋中澣日宋元吉識

熙州志

孔公渠水利記

强造

事附軀以爲恩務姑息而爲惠區區然將欲仁民者可以爲德乎  
曰是德而已非實德也求耳目之近功取膚寸之薄效子子然將  
一利民者可以爲政乎曰是政而已非恆政也蓋區區之仁可以  
周于寡而不可被於眾子子之利可以行於近而不可及於遠豈  
若人閒有大丈夫天下有奇男子規模宏遠氣岸超騰立一事則  
傳於無窮建一功則垂於不朽大而於郡小而於邑眾耳驚聽羣  
目駭矚交口稱歎而復商較曰自非負不世之才抱非常之器能  
如是乎乃如是人吾於孔公見之矣郟塢舊引斜谷水通流縣城  
歷皇統饑饉人烟凋敝村落邱墟縣隔六十餘載宰是邑者不爲  
不多例於爲政貴於因循故此水之利不惟不知雖知之亦不爲  
虛明昌七年邑宰孔公蒞事之暇以郟城古之名邑至於山川勝  
概古蹟人物土貢風俗無不畢覽採其宜於時政者首議行之於  
是詢之鄉老曰以是邑山水明秀土地肥腴一非窮髮不毛之比  
而何至枯槁雖園中溪流皆仰足於旁境乎鄉老咸曰明公之鑿  
何神耶縣衢舊實有水通流自皇統癸亥於今六十餘年源流堙  
塞郟人有幸實賴明公規畫萬一復古豈特吾生受賜雖百世之

下子孫亦若是矣公乃詢諸耆老無可與議者越翼日謁道士楊洞清從容論及水利楊揣知公意忻然敬諾曰不勞明公餘力借明公之德誠指日可畢其事於是公暨楊偕至谷口剗苔剔蘚披尋故道計度賞力大具工役名實楊也其經營之力皆出於公將垂成俄以公被命赴省爲奸人所阻幾敗乃事憲司張公子明巡行過鳳翔潛知其由張公覲有攸濟於是按攝奸黨仍召楊與之爲約楊曰三日可濟矣遂呼縣胥責如楊約楊到縣三日功已告成俄而元雲四作雨若瓢注水亦通流似有靈物護持者矣順流而下通衢廣陌黃童欣躍白叟歡呼公堂賴之芻粟無憂私門仰之游覽有勝至於汲引灌溉塗墍洗濯無復曩時之艱虞未期綠槐夾路細柳交岸龍鬚蘸碧給萬宇之焚膏黜粒翻紅被千門之饒籩鬱莫益渭南之珍珠桑麻增陝右之上腴碾磴區計僅有數千園田畦計不啻幾萬有粟者易爲之粒有麥者易爲之屑有倉者易爲之蔬其利益不足縷白此特舉其岸略憲司錄其事白臺

臺具奏尋騰美除與夫魏之西門豹知漳水之利而不爲之興漢之許商梗屯民之塞而不爲之浚才識過於十倍遠矣昔史起引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鄭國白公俱能鑿涇爲渠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而民並歌之迨夫孔公鑿南山之水延袤五十餘里通於邑衢以富鄆民鄆民六十載之間猶處陸之魚方且相向以濕相濡以沫賴一水之利遽若相忘於江湖之中復若車轍之鮒丐升斗之水活絲毫之命一旦遠於枯魚之肆而不待徵西江之水顧惟若此迴視三子之事業夫何歎焉竊嘗論之君子不得志則已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居位則已居位則思利於人彼黃文疆守田令而不分郡人之穀公儀休拔園葵而不奪農夫之利卽諸用意良亦嘉矣方我孔公德之有實政之有恆水利一興官民兩利無乃勿乎如孔公之功利無不被福無不歛豈特躬享其榮其餘膏剩馥沾丐子孫者亦多矣余在二曲熟知其事欲爲之記而未暇也泰和戊辰夏蕤賓後旬邑人趙璧君瑞惠然見訪具道始末

求余作記余喜而為之書泰和八年進士鳳泉強造記鄴州志列

卷二十五

虛舟記

趙思文

汝之州廡後圃林木茂密泉石清澈為河南之勝槩風亭月榭柳谿花塢四時之景皆備為郡者政事之暇游息徜徉乎其中亦足以適性情矣然觀其規模制作之始非一日矣讀禹錫之詩則知望嵩之所由基誦李薦之文則知湖水之所從出致雨之禱見蘇黃門之至誠射堂之廢思富鄭公之遺愛至於其他可以登眺而游覽者雖廢興不一亦各有詩存焉比歲用兵以來為其守者以遷代不久類皆苟簡以保目前一磚一瓦隨敗隨補而未見其致力於斯者興定初防禦使完顏公下車之後政務成矣相地方池之北構一亭首尾若船狀池栽白蓮三面皆植修竹榜其舟曰虛舟是舟也不繫而安不動而靜無風波之險無維楫之虞使登而上者浩然有江湖之興此亦游觀之一快也竊以公以貴公子出

仕無孺汰之氣有塵外之想以舟為其亭以虛名其舟是天地之間無所礙與造物為友者也而其胸中詎可量哉公非特智者真達者也士人呂鵬飛作記題之曰傳舟取其傳說濟川之義豈公之初心哉大抵皆諛詞也予視之始閱其文而鄙之每欲革其非而未暇也一日規運使口口公順之來相過小酌虛舟之上酒半舍舟而讀其碑笑謂予曰何不別勒口而反之以正云予因是記之河南總志

擬江樓記

完顏缺名

樓之名有謂之齊雲者蓋取其雲之高而欲齊之於其上也謂之疊嶂者蓋取其山之遠而欲疊之於其前也皆取其彼之所有而此能有之以名爾保德軍署之北依城為樓下瞰黃河前人以擬江勝之庸非取其江之所有而此能有之耶余調官來此太守迺皇族性天昭徹心地平坦過人遠甚嘗於休務之日率僚屬來飲於其上周覽山河之形勝一日囑余為記欲廣擬江之制余因喜

躍而應之曰夫天下之物有勢可同而未必能同者有勢不可同而強使之同者有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者樓之與雲其勢不可同者也登焉而雲猶在其上豈非未必能同者歟樓之與山其勢不可同者也登焉而山果列於其前豈非強使之同者歟曰江曰河論其形勢則異矣較其地里則遠矣而登是樓也觀其兩山傍峙一河中流浪平風穩而綽有江之景者互古如是豈非不約而自同者歟謂之擬江端不吾欺而其在人也亦有然者苟得其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之義相與論江河比擬之趣則可以神受意解而不負樓之名矣若夫簷花過雨而春遠危欄岸柳搖風而涼生畫棟雲淡天高而秋蟾落影於其中樵散漁歸而暮雲飛翼於其下以至山色不離窗而水聲常在耳則天下之樓閣臺榭雖不可勝紀想未易有此景也語至此使妙筆模寫生綃三百尺亦不減錢塘之風色矣彼有區區以青紅相勝詩酒相誇欲復擬此而求記於余余非特不暇亦不敢

保德州志

磁州石橋記

趙秉文

北趨大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交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衝淦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春秋霖潦砾崖而下漳水洑則激流而上匯於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溪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利時復波蕩水涵居者病繹騷行者歎滯留我惟識覺公和尚威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浚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毳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巖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毅力拔地勅勢與空闕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高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脈壘以白灰制以鐵鍵標以華柱護以崇欄鬼物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每夕陽西下大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

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  
千天秘神造弗度弗涓而是橋也蓋經始於世宗龍飛遼東之初  
而斷手於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啟人謀  
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宏利涉之緣其  
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逖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之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今權插駢比楞平嵌鬪儼穹崇兮超  
崖截壑躡趙跨衛互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  
衣繡褰幃憑軾觀民風兮與琛輦幣烏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鰲  
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滄水集

學道齋記

趙秉文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我姬伯正父同登大  
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  
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  
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

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  
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瀆死而不顧是  
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親其狀義而不朋窮  
其心淡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  
者耶他日余問道於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會二升  
米終歲製一緼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甲之外課子  
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  
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於日用事外所爲營營矻矻計  
較於得失毀譽之閒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  
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  
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  
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  
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  
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滄水集

遂初園記

趙秉文

溢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  
 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鄰園之地廣  
 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地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  
 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為讀易  
 思元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  
 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瀾瀾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  
 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菴曰  
 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松竹此真  
 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於世終無補但當謀為早退閑居  
 之樂耳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  
 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  
 衣布一襲糲飯一盂元易書數冊吟諷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  
 冥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每

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  
 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量屐耳况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  
 舊待我予何憂哉因是以名吾之園曰遂初云

溢水集

雙溪記

趙秉文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於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  
 水經所謂浪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  
 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於此築堰匯水為溪溪  
 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  
 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  
 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於天下也其在朝廷則建大  
 政立大議致明主於唐虞之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旗  
 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聲振山岳親族賴其庇蔭縉紳  
 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危朝廷繫之為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  
 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



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萬眾河朔之民恨不項  
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爲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  
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爲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爲過衣繡  
還鄉而士論不以爲嫌方將埽大懟佐中興還大駕於舊都挈生  
靈於舊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遊未可以遂其請  
也毋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爲泰食浮於  
人者雖儋石爲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  
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効  
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肖者自守一溪宜矣皇上一旦哀其  
不肖賜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  
奉甘旨施於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爲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  
斯爲川瀦之斯爲淵升之斯爲雲泄之斯爲雨及其澤浹雲歸功  
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爲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  
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於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

客退而歌之曰

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君  
子息焉泉出於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閒雲出於溪返其  
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前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  
永綏兮

希夷先生祠堂記

趙秉文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  
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余以使事過華  
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於史雜見於傳記道家之說昭昭也獨易  
道出於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  
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種徵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  
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  
嘗以爲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  
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惟先生之功猗

滄水集

商水縣學記

趙秉文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楊子曰希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為眾人可企不亦夸乎夫責焉者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者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為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焉溢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熄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則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為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於古之所謂學者矣為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為甚高而不可學蔽精神於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於道學而無

用人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為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於夏畦而未免為俗時盡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甚者苟勢利於奔競之塗馳嗜欲於紛華之境閒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辯率嘗屈其座人以佞為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為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於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道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於是出宰是邑乃廣先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妥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今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余為記竊以商水故激水在漢為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音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會行閱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滄水集

裕州學記

趙秉文

裕州故方城在漢隸淮陽或隸昌頽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徒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於唐鄧也視其重地為邑為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為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行思有大慰服其心惕然深惟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堯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於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妖之祀徧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墮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妥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七十二賢於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於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配於別室既升孟子曾子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侯孔

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於是大徹先聖廟而重新之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為夾室者二繪五賢於左繪先賢於右列齋者四以為士子絃誦之室繪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師當熊虎之任折衝樽俎誣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眾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備乎噫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於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為之詞曰有方者城宛葉之閒蠢彼蠻荆喉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余憂無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年無兵方城言言原隰昫昫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宮楹且桷兮有煥其容丹且牖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稽如湯湯汝水乃沫乃泗曾是一方化為闕里汝水湯湯洙泗之鄉曾是蠡賊化為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於體仁漸於肌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俾敦遺尙或似

之滏水集  
以上原列卷二十六

金文最卷十三

金文最卷十四目錄

記

葉縣學記 見文雅

趙秉文

邾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見文雅

趙秉文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張子翼

曲周縣重修學記

靳子昭

重修惠民泉記

郭邦基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以上原列卷二十七

張子獻

東鎮神應記

胥從簡

重修曲沃縣學宮記 泰和二年

楊普

襄陵縣創修廟學記 泰和九年

孔天監

藏書記

孔天監

染莊社記

蒲察孟重

重修神應觀記

失名

詠白堂記

王若虛

門山縣吏隱堂記

王若虛

恆山堂記

王若虛

邳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王若虛

茅先生道院記

王若虛

新修悟真菴記

王若虛

行唐縣重修學記

王若虛

手植檜刻像記

孔元措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劉祖謙

以上原列卷二十八

金文最卷十四

記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邳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趙秉文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為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修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為修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為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邳縣屢為兵火廢毀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埽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邳城嘉其形勢據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

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閒邑士賈麟之率眾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因寓書橐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墉飭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啟閉釋奠始得嚴靜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差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作籩豆簠簋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坵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轂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旣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啟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製嵌面

相對如連場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連接武之地畫墁以甃堂前石欄阼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帀爲圍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卽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棖題棋枰獸吻鴛鴦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圯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己貲而獨辦修完數年閒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旣畢督工者請記輒披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張子翼

真人閒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冲遂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宏深襟宇闊達邈乎人不可及矣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來授以秘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屋借爲雲水之遊遡洛入關結廬於太乙之下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口糧之會隆冬祈寒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於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元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傳頌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淡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幕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會揮塵清譚譔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爲蓬閣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

匆匆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眾傾赴雲集歡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虔懇延致以爲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山觀之環菴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始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眾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翼日曹琪劉真一乃具上真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遠示歸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適遇重陽真人生朝方陳設供養才初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當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盟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洎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歎良久曰異哉真人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珉傳之來世良爲可惜汝等其柰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

罪也子雖然竊聞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雲烏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日幸遇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子遊全真之門久矣子其爲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伏謝駑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其所以安集百姓者然言人人異殊未知所定聞江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爲言治道貴清淨而名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爲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歡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廉公正無一毫之私雖魯仲恭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也且萊陽素爲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請道流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

道論德探清淨無爲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庭館蕭然殊不覺有官況既散則復治事從旦達暝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剗裁如流而清淨之道抑不爲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參之禮蓋公何所異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簿夾谷昭信朱旬課最戶無逋租仙尉蒲蔡武功綵棒威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爲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初及真人登眞於咸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特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眞之教以成之於末竊觀初未遇合之因緣殆爲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敏因撫其相遇之實得以并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甘水仙源錄

曲周縣重修學記

皇朝尊尙儒術詔自防禦州而上設學養士如太學置教授弟子

靳子昭



員且以文儒之臣領提舉之官曲周既下邑不得與先是范陽顧侯定遠作尉於邑有遺愛於斯民既去而人益不忘侯亦樂其土俗及其亡也其子曰瑋曰璧乃寓葬于邑之東因家焉邑有舊學廢已久矣歲時釋奠無所欲謀復之適高平張公來宰斯邑相與度地經始而張公去蓋又歷年乃能爲殿三間嚴孔子及顏子而下十哲洎孟子像復圖七十二子古大儒三十二子於廡齋堂廚庫廡不畢具雖邑之人有以財力左右之者大率皆顧氏兄弟之作也方且招徠四方之士與其鄉之賢士大夫日游處其中以講論經義可不謂之賢乎學始作於大定乙巳成於丙午明昌七年秋八月望日記廣平府志

重修惠民泉記

郭邦基

永壽縣古麻亭驛也城在嶺之巔三面阻險故居之人弗能鑿井宋嘉祐中呂汲公大防爲令時於城東甘水源相其地形鑿山爲渠引而入城百姓利之嘗歌曰泉之來兮東澗邊昔我勞苦今安然願公早入佐天子化爲膏澤及民徧因目之爲呂公惠民泉歲月寢久兵革之餘泉渠圯壞無復存者泰和元年邢公珣由進士第主邑簿下車後歷詢耆耄苟有利害爲之興除眾以泉聞遂訪其源得故道有瓦甃之迹在焉不旬日間厥工告成其泉之通也歟焉老幼忻忻賡爲之歌曰

我公來兮揚仁風當時澗水能復通濟人利物誰與同昔有呂公今邢公泰和四年鄉貢進士郭邦基撰關中勝蹟圖志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有殺身以成仁使稱名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者也今之九原卽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下舊有采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卽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言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文子者武也承張老頌而歎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疏曰九京卽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故以京而爲原今定襄東襄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葬在於襄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原盧君竊號之邦趙氏言歸之地遷史以爲南并北伐非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爲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古冢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絳陽之舊墓不知撫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政於靈公之時以公益驕盾驟諫而弗聽生熊蹯而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弑其君至景公時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始有

寵於靈公嘗欲誅趙氏至景公而爲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訴以疾不出賈擅命與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當立之卽女也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媿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於北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

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隨嬰攻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既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末世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於後宮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眾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滅其族復

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既復子為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子既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曰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我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安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杵曰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史援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絕而後好誠不妄焉 山西通志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張子獻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冷然善也南華以為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天地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烏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雞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奇緣我今傳汝秘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菴

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  
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  
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  
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湧泉之流  
注因述歌云昨日菴前遇莊列二人默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  
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參重陽祖師元機密旨大蒙  
啟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  
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院道友敦請先生住  
菴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  
莫曉其意俄而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  
闕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  
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觀電光  
滿屋聲震如雷眾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  
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

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  
平生述作集爲混成篇傳於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活一紀不出豈  
非御六氣之辨者哉捨綸口之榮而脫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  
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  
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  
生示滅之後來使繪其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  
告其事朝廷莫不驚歎復遣使馬進章齋持賻物與合郡官寮卜  
於迎祥觀西鑿石爲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  
香火之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  
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  
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甘水仙源錄  
以上原列卷二十七

東鎮神應記

胥從簡

夫陽爲而陰報顯動而幽應此必然之理而世有所不知世人指  
神爲有無而不知神依人而行也誠能莊敬精潔有禱於彼彼雖

處冥冥之間豈無心應於人也哉承安庚申青陽屆候天子詔有司按祀典以祝冊付益都統軍使僕散昭武使行禮於東鎮東安王之祠公命臨胸令蒲察昭武前夕省牲公乃齋沐虔誠質明即事文武僚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罔敢少懈酒殺清美邊豆靜嘉三獻禮畢東方未明公少憩於客館從者報有大小二鹿自東踰垣入館公命左右勿殺令揮去其鹿南趨屏山須臾大者復迴如是者三再至館門爲御者得以獻於公僚屬驚視莫不嗟駭山中耆老相與稱道自國朝致祭以來未嘗見此異事意者神其復禮於公不然彼何舍其身自棄於人哉蓋默爲神使不知其來也夫神之所爲非正直不能動非至誠不能通以東方之帥致祀於東鎮之神位實相亞況乎敬肅行事倍於前日是公之用事先以誠而感於神之報公假以物而視其應縣令昭武觀此嘉應召邑士胥從簡記之從簡再拜言曰始來而不殺乃公之好生既去而復迴乃神之效靈噫鹿斯之奔

胡爲乎詣公之庭神之聽之福祿來成鹿斯之奔胡爲乎至公之館神之聽之福祿來反

山東通志

重修曲沃縣學宮記

泰和二年

楊普

學校之地教化之原非良吏莫與興也今雖太宗南渡衍聖重封正吾道昌明時也而黷宮狹小旋修旋圯甯可觀耶吾鄉之學皇統閒創於宋公歷今纔五十六年耳而正殿講堂鞠在場圃矣誰實使之也泰和改元邑宰濩澤張公主簿平城翟公皆有儒者氣象銳意興修各捐俸以倡邑人從之工起仲春告成季秋制度規模無不足垂遠久夫自皇統丙寅迄今始克大啟爾宇以昌明正學則張翟二公厥功懋矣余師承卑鄙學殖荒落謬叨仙籍忝附禮闈顧此泮宮實爲增愧然喜文學之將興竊深爲鄉人士慶幸也乎

續修曲沃縣志

襄陵縣創修廟學記

泰和九年

孔天監

泰和改元之夏襄陵眾吾道踵門而來告曰敝邑爲平陽之劇戶

踰二萬舊有廟學在縣西北隅不啻三數里非春秋二丁士子未嘗一往也既僻且遠子然僅存者一殿而已當其釋奠先聖少風雨則無所庇蔭殆將廢禮且地近臨汾故前後縣官有心於作新者以其功大役眾往往中道而畫或復視爲餘事若行路之人無分毫顧藉意如是則雖名有廟學與無無異何怪乎俗流失民鄙陋競貨利而尙爭訟薄禮義而捐廉恥間有讀書務學者咸指以爲好嗜不急爭相嗤點也學校之不崇其弊乃至於此大定初湯公儒林來丞是邑奮然思矯其失於是易遠以近改卜樹表隅城之東南爰得美地甫遷門堂尋復移令他去寥寥四十餘年莫終其事繼之堂且焚燬廟亦滋敝其爲病可勝言哉天幸承安三年丹陽趙公以廉陞此縣宰視事之三日禮謁舊廟旣拜而出蹙然不甯若罔承獲顧視諸生歎曰子衿佻達詩人刺之學舍芻牧史氏貶之學校者教化之原以是廟觀是邑其風化概可知已吾徒讀聖人之書行聖人之道豈忍坐視其敝而不爲興起之慨然

獨斷以新廟爲己任適會兩督役事不遑甯處往復者二期今年正月始還職任嗚呼善事之成蓋亦有數詎不信然公首出俸錢二萬米十斛倡之於前諸生各輸所有和之於後暨邑商酒者不待勸督亦自願助所費建始落成不踰閱月輪焉奐焉殿廡爲之一新邑人始知教化之有本學宮之不可緩也屬境豪戶秀民感道懷和皆歡喜捨施惟恐其後兩廡屹然不日而起然後祀有廟士有歸其餘莫不稱是回思向之舊所十百不相侔也故邑里之士民以逮胥吏不謀而同僉曰今廟學成於難能無望之中而斯民化於覲德易誘之後豈可使趙公之勤無所紀述以傳信後人且謂僕鄉人業儒之先在仕者請紀其事僕以爲古者鄉遂有庠序之教國家有塾學之制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淫言詖行詭怪之術曾不得少容於其間其瓌才懿德皆若素定性成不假驅率閱習而後能此所以不嚴而治也至其陵替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祇爲奠祀孔子之所耳不聞絃誦之聲目

不覩飲射之儀則風化何由而興哉今公爲政知所先後寬於御眾勇於立義百許歲之舊弊不勞而舉汴然更新視聽不但以充祭獻俾方領矩步者委蛇乎其中騰文價而取撫仕源源而不絕向之薄俗一變而純粹皆有士君子之行實由此其始也顧不偉哉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泮宮詩有其歌在漢則蜀守文翁特興儒學史有其傳趙公之治蓋取諸此歟僕雖不敏親覩善事其於是記也烏得以固陋辭泰和九年重午日

襄陵縣志

藏書記

孔天監

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爲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洪洞爲之劇按春秋時地謂陽侯國者爲陽縣隋義甯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鎮名也唐宋因之東接景霍西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學尚義勇於爲善每三歲大比秀造輩出取數居多故程能西府則老鄭爲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其乙祖慶以妙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後相望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尙慮夫草萊貧乏之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錄之勤不足於採覽無以盡發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爲倡首以贖書是任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爲經之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學凡係於文運者粲然畢修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己蓋以便於眾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濡沫涸轍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厭飫乎太倉之粟書林學海覽華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得專美於李氏閭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視而傲之慕而效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爲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僕爲記僕寓官鄉里人事衰衰不惟不敏蓋亦不暇然勉強爲之者茲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託名於其上也

山西通志

金吾案金史地理志河東南路置郡十二日平陽日臨州日沁州日  
吉州日河日孟州日絳州日澤州日潞州日遼州日襄陵日  
日懷州日趙城日霍邑日汾西日岳陽日浮山日臨汾日襄陵日  
洪洞日東之列郡十二日平陽日岳陽日浮山日臨汾日襄陵日  
記云河東之列郡十二日平陽日岳陽日浮山日臨汾日襄陵日  
宋因之不人始即記所云老鄭歟山西通志列入元文誤  
時昌洪洞人始即記所云老鄭歟山西通志列入元文誤

染莊記

蒲察孟里

契丹時送興軍風炎者紅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  
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使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矣雖傾篋  
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雅撫首似  
不忍別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  
噬人有司制之無策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矣知其必雅乃應募  
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  
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矣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  
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成紀其歲月金至甯元年  
仲秋辛卯興安路猛安蒲察孟里記 永平府志

重修神應觀記

失名

三興口北口口莊有名時家者其莊形勝背嵩少而面魯陽左大  
劉山右青嶺絕巘口口口玉鳴其山水明秀於天下者也當趙  
宋之大觀口百姓大疾疫莫或知治居民乃想像扁鵲於是禱  
即應病者莫不興起命得保全當此之時庶少答神聖之休就是  
選境之地為立祠焉題其門牌曰鵲山神應侯之廟迨至本朝收  
國火炎崑岡雖有基趾不熄而為荆榛之所沒狐兔之寓悲夫其  
廢之有口於此乎俄耳化漸興於大定之戊戌有村人好事者馮  
口等追其故跡率民眾之大小復建正殿三開丹楹刻桷三門岌  
若口庶儼然出於新皆峻宇雕牆也移時至於貞祐乙亥有天壇  
大德師魏元一行道化於是邑見其華麗可宮可觀誘善張清言  
鄉老張守益以道成誠同詣易州行部院遠給國家之調度請書  
額為神應觀自時厥後日浸延遠木植腐弱任重不堪忽崩殿後  
之三簷委頓彌年風頽雨剝積有日矣在觀者道眾不為不多然



無有敢葺者一日張守益與初知住持道士郭冲和口及此鼓舌同調面計工什可用貫直其數近千遞請心力不累月而愈於故使見之者歎矣曰雖功有時而成然亦待得其人而後可口也故詳書之興定五年辛巳二月丙辰

寶豐縣志

詠白堂記

王若虛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彷彿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閒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為人冲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

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為子一觀而評之

海南遺老集

門山縣吏隱堂記

王若虛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葺而稍庠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小山

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更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効而求其稱巖穴之下吠畝之中盤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渺乎在窮山之巔烟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言聞江西

筠州以民無囂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渭南遺老集

恆山堂記

王若虛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輦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槩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可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卽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存焉而歲月既深寢至頽弊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具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若堂也由是特

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敬傾凡當管理者靡不及之蓋期  
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壽爲樂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子爲  
記噫子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  
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尚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  
閒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爲虛空如斯堂者絕  
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之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  
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子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  
公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  
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  
美乎其親賢於眾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子平生欲一登堂  
臨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  
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渭南遺老集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王若虛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  
可以娛人者官閒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  
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  
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  
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  
涼而冬煖高纔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闔閭視緣山諸刹勢欲與  
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摺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  
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  
門俛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  
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宴坐清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  
罪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遊者然以其登涉  
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子言而不厭由是  
有興輒至至輒爲留意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  
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爲



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旣以發茅公之光且爲吾他日踐言之盟云

淳南遺老集

新修悟真菴記

王若虛

趙州道院曰悟真菴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卹時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旣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薦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聲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城隅特建此菴以待全真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迄役聖位雲堂齋廚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旣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歎自是一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菴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遊乃延致而事之其徒無慮三十人

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閒顧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子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覩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以記文爲請子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爲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耶抑子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眞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瀟灑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元理厠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爲方外之交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之菴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淳南遺老記

淳南遺老集

行唐縣重修學記

王若虛

庠序之設尙矣蓋非獨王者之事也在昔良守令下車之始未嘗不以此爲先務而史冊從而著之以爲美談豈非所謂治民而爲教化之本原者皆莫大乎此歟國家自承平以來文治蠲興下至僻邑莫不有廟學以爲教其於崇儒重道不可謂不至而所在有

司或不能推其意往往安於苟簡而恬不聞焉則亦名在而實亡  
蓋有鞠於蔬圃而殘於推排矣尚何望其興起人心而為勸哉於  
此有能奮然以名教為己任力為樹建振頽弊於一朝是亦古良  
吏之用心而有功於吾道者其亦難得而可貴也真定之屬縣乃  
為行唐號富庶學者視他邑為多進士經童得名聲而取科第者  
班班有人而學舍之狹陋舊矣大安己巳張君達夫為主簿之半  
年思完葺而謀諸縣士之好事者眾以為吾黨之美也皆應曰然  
吾所願欲則相與悉力而赴之物不足而辦役不習而勤殆□二  
□□功以訖為屋總三十間而創建者三之一焉於是缺者全敗  
者堅漫滅者鮮講習之堂棲息之舍庖廚庫廡以至井亭碑樓莫  
不畢具廟貌肅然禮器整潔杏壇槐市次第可觀門墉崇峻咸克  
稱副然後煥然為一方之麗而學者益感激自奮然以發憤於其  
閒公退輒復躬親訓迪而獎勵之其用心亦已勤矣嗚呼以其邑  
富庶多而又有張君焉為之倡人才何患其不成風俗何患其不

厚他日一變而為鄒魯之鄉或未可知則是役也豈徒為觀美以  
誇末俗哉諸生彭延年等嘉張君能知為政之所先而行之遇也  
來請予記既義不獲辭且其誠有當書者乃為識其大略云張君  
甯晉人諱國綱其政事焯焯可紀非特此一節而已也耶

行唐縣志

### 手植檜刻像記

孔元措

貞祐甲戌春正月兵火及曲阜焚我祖廟延及三檜聿收灰燼之  
餘攜至闕下分遺妻弟省除知開封李世能乃命工刻為先聖容  
暨從祀賢像召元措瞻仰追悼之極再拜以識其歲月云正大甲  
申仲秋望日五十一代嗣孫太常博士衍聖公元措謹述

祖庭廣記

###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劉祖謙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  
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

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  
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  
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  
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  
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  
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爲證  
據其在文登甯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  
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  
名詰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髮髯目長於口形  
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  
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  
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聞忽遇至人於甘河以  
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  
垢汙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眾心故多爲玩世

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詭譎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  
子狂九疇敘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豎均於扶世立教良有  
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  
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  
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爲友各結茆居之至大定丁亥  
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  
邁徑達甯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  
師故懇師菴居固其扃鐻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  
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去追之不及扃鐻如故閒與  
魂交夢警分梨賜粟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  
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元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  
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  
曰廣甯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  
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

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菴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菴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真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後從之者益眾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菴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菴居之承安泰和閒道陵亦屢詔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元大師自丹陽而下所謂歌詩各有集而郝廣甯獨邃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璘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替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概

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鄆亭密邇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跡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間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記甘水仙源錄以上原列卷二十八



金文最卷十四

金文最卷十五目錄

記

睡鶴記 見文雅

忍齋記 見文雅

歲寒堂記

重脩悟真觀記

重脩浮山女媧廟記 見文雅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重修佛堂記

重建修真觀聖堂記

大陽資聖寺記

澤川圖記

孟子祠記 貞祐元年

陶公壽堂記 貞祐四年  
以上原列卷二十九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李俊民

孫彌

王廷

成趣園記

路伯達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見文雅

元好問

東平府新學記 見文雅

元好問

博州重脩學記

元好問

趙州學記

元好問

壽陽縣學記

元好問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元好問

葉縣中嶽廟記

元好問

扁鵲廟記

元好問

長慶泉新廟記

元好問

三皇堂記

元好問

崔府君廟記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三十

元好問

金文最卷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歲寒堂記

李俊民

節婦樂氏澤郡南關宣銳巷樂珩女也幼亡父母依於外族外王父李榮鞠養之年十五適本關劉璋泰和五年乙丑夫亡二十一歲守志長子禎五歲次子禮十七日也從吉外氏豪俠欲奪而嫁之堅誓不許苦節自勵事王母舅姑小心敬慎盡為婦之道稱於族黨同焉而不違於禮婉焉而不失其正舅賴以為家嚴恪潔勤躬操井臼無一日而少懈上下畏愛焉主中饋助祭祀其怵惕之義表儀宗門值貞祐亂離往往骨肉不收樂氏撫育二子流散他方邊遑涕慕抱終身之戚丙戌復歸甯故里子禎娶東林隱君子母俊卿之孫女生二女長適秦茂才次許嫁本州趙次官姪男餘慶禮娶楊氏生三男一女長健兒定婚樂家社王氏次伴健婚東

蜀村李氏次豎童女許嫁下町張氏夫之兄益弟儀偉俱仁妹適  
梁氏偉娶徐氏二男一女長福妻谷下粟氏次祐妻本州王氏女  
嫁錢氏祐二男長丑兒次顯兒中外族姻無不周恤者禎字君祥  
參謀本州宣差所事者疑疑特立篤於孝友念無以報劬勞之德  
因所友而榜其堂曰歲寒堂冀母氏之名節有光於後噫幼而孤  
長而寡老而其福厚歷憂患五十餘年始終不易凜凜有松柏之  
操名其稱矣當是時也不能安其堂如七子之母者十常八九有  
不登是堂而愧者乎癸卯三月辛巳書復繼之以詩

莊靖集

重脩悟真觀記

李俊民

高平縣南二仙廟者在張莊李門之間唐曰真澤宋曰冲惠冲淑  
真人爲民人祈報之所無禱不應一方之休戚係焉大金貞祐甲  
戌歲國家以征賦不給道士李處靜德方納粟於官敕賜二仙廟  
作悟真觀俾其徒司見真主之額之設有嫌於心爲其名位之乖  
也其意若曰以廟爲觀則是無廟矣以觀爲廟則是無觀矣不亦

誣於神違於人乎惴惴然不安積有日矣於是市廟東之隙地爲  
三清殿爲道院蠲庖漏表壇埒外力所施田以資工役其修齋行  
道拜章啟元步虛華夏儀鸞而引鳳者於此焉觀之西曰廟棟宇  
宏麗像容粹穆遂以重門翼之兩廡旁列諸靈之位其時和歲豐  
民無疾癘歛幽擊鼓婆娑而樂其神者於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  
雜名與位判然矣識者趨之按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蓋禮所重者祭或舉或廢不可得而私卽廟而  
觀旣觀而廟是未嘗敢舉亦未嘗敢廢豈私也哉兩得而不兩失  
神人俱悅無遺恨矣此重修之意也德方請以其事書之於石子  
用其意而筆之德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禮本州  
神霄宮郭大甯爲師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壇爲大法師後  
七年貞祐改元賜紫號達妙充澤州管內威儀偶值喪亂晦迹不  
出大朝丁酉歲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其止取一千人  
德方乃中澤潞二州選第一是歲八月於燕京受戒回請以白鶴

王志道知神霄宮事郡長段公從之俾遂其高懷乃於宮西別殿為鶴鳴堂三間日與方外友彈琴話道焚香煮茗誦周易黃庭老子書究諸家窮理盡性之說與悟真相去五十里時時往來適游衍之興不以傲為高不以誕為異簡而和婉而通行必合於義動不悖於禮其肯誣于神違於人慊于心亂名改作者乎莊靖集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李俊民

按圖經陽城蓋漢之濩澤縣也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隸平陽郡後魏文成興安二年癸巳自故城移于今治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元宗天寶元年改為陽城縣又云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早委通判王任親詣析城山祈禱即獲休應十年五月口日牒封析城山神為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析城山殷湯廟可特賜廣淵之廟為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潤公宣和七年重修廟記云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及廣其庭壇高其垣墉列東

西二廡齋廚廢庫客次靡不畢備華棖彩桷上下相煥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朝壬寅年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即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在郭內東西街北右去城門五十餘步左距縣衙一里強至大朝壬寅年歷一百八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全王昇張義王某王漢等雖在擾攘之際相與鳩工復起正殿三間元帥延陵珍補蓋西廡歲有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于人廟食百世亦豈有升沈時耶抑成壞之數幽顯莫能逃耶何天未悔禍如此之酷耶僕重過是邑王元等託友人燕子和求識其始末故書以示之時壬寅十月庚戌朔莊靖集

重修佛堂記

李俊民

吳道子畫艷都宮畏罪者眾韓吏部題木居士求福者多世之人莫不知罪之為可畏福之為可求然信賞有所不能勸必罰有所

不能懲而覩道子之畫吏部之題竦然有動於心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懲何耶豈正率者難從幻化者易感歟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以勇苦怯怙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人者夫佛教是殺者不復得人身況於他人乎宣差察之鎮是邦也因謁廳事後之佛祠閱其為風雨所壞遂命工起廢缺者補之圻者漫之壁繪像設為之一新乃與其妻孫氏時時敬禮倍堅回向益勵齋嚴其見於臨事寬而不苟仁而不虐皆如來慈悲之心下之人亦復歸依見善則樂而為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為不陵弱不暴寡不苦怯皆如來慈悲之化夫以易感之化易難從之俗亦救時之一助也若夫化流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如周家太平之時其待木鐸之政乎

莊靖集

李俊民

按圖經修真觀在東門內街南宋大觀戊子陳遷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閒

無一人括目者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宗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念乃求訪本觀遺跡道士李君淨歷歷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環也此圃而蔬也此井而飲也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間為修敬之地復夷荒壤剷惡草出牆根而築之仍為後圖是堂也經始於辛丑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衛氏守微晉城縣高都館樂南中社人幼婦趙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榆次縣專井村玉真菴洞妙散人楊守元為師師乃長春真人門下甯神子所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而潔污蕭爽俊逸雖在都市有林下風異時天上定歸王母之家今日人間獲覩飛瓊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男留住女梅兒慶仙宜哥滿惜告成之後伏願免離五苦延納百祥中外存亡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之堂上以警來者

莊靖集

大陽資聖寺記

李俊民

晉城縣漢之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建興郡明帝  
移建興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郡為高都郡縣屬焉北齊置  
常平高都二縣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為高都郡隋開皇  
初郡廢為澤州十八年改高都縣為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為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元年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于古高都城置  
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  
貞觀元年蓋州廢為澤州縣亦屬焉宋及大金因之不改本縣境  
內寺院二十一區大金貞祐甲戌至甲午存者十之三四資聖寺  
在縣北四十里大陽社北齊文宣天保四年癸酉梁元帝承聖二  
年也號永建寺至武成河清二年癸未建石塔二級後唐明宗長  
興四年癸巳立尊勝幢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改賜資聖寺周圍  
三百六十三步屋宇二十八間共一百二十椽與碧落治平院澤  
州浴室院皆法眷也本寺素乏常住且過者稀貞祐兵火後居民

蕩析鄉井荆棘寺幾於廢里人王簡等亦流落四方艱苦萬狀默  
有所禱異日平安到家當捨所有以答佛力既歸乃以所居之正  
堂五間與本寺修香積位其殿宇寮舍缺者完之弊者新之靡不  
用心焉且語耆老曰本社宋阿李生前為無後將本戶下地土一  
頃五十餘畝施於本寺充常住見今荒閒有無借眾力開墾給贍  
本寺為修飾潤色之費仍與住持增添鉢不負我輩報恩之願眾  
欣然諾之命本寺僧行廣主其事行廣俗姓李本社人純慤謹愿  
可託故令專之自齊文宣天保四年至今癸卯七百五十一年其  
聞升沈興廢者屢矣虐焰之酷未有甚於此時者賴有其人家風  
不墜不幸中之幸者也劉巨川濟之欲傳於久遠求碑以實之故  
書癸卯年四月初六日壬子記 莊靖集

澤川圖記

李俊民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九州之中為  
第五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河內曰冀州漢地理志曰河東

河內得魏地觜觶參之分野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地詩唐國風  
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  
焉三晉屬韓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  
路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使平原君受地五十五年秦攻  
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秦因伐趙四  
十萬人降白起秦并兼四海分天下為郡縣漢興因之先王之迹  
既遠地名又多隨時改易不同漢地理志河東郡秦置濩澤端氏  
二縣隸焉上黨郡秦置高都泫水二縣隸焉河內郡高帝元年為  
殷國二年更名沁水隸焉按澤州圖經屬禹貢冀州之域後魏置  
建興長平安平三郡明帝移建興郡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  
郡為高都郡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改為高平郡隋初廢  
郡為澤州按晉城圖經本漢高都郡北齊置常平高都二郡後周併  
屬建興郡至孝莊帝改屬高都郡北齊置常平高都二郡後周併  
為高平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為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初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古高都城置晉  
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  
觀元年州廢屬澤州按陽城縣本漢澤州縣屬河東郡今縣西三  
十里故城是也晉屬平陽郡後魏興安二年自故城移於今治隋  
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八年移州端氏縣天寶元年  
改為陽城縣按端氏本漢縣屬河東郡史記趙成侯十六年與韓  
魏共分晉封晉君以端氏今縣地是也其故城在縣西北三十里  
即漢治也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安平郡縣隸焉真君七年省太和  
八年復置至隋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自故城移於今治屬長平  
郡唐武德八年移澤州於此治貞觀元年又徙州治晉城按高平  
縣漢泫水縣屬上黨郡後魏於古高平城置唐志云漢泫氏縣舊  
地因以名之屬長平郡隋因之又併泫氏入焉唐武德初於縣置  
蓋州貞觀初蓋州廢按陵川縣在漢屬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  
以戶口滋息山川修阻遂割長平郡二縣戶析置為中縣至唐武

德元年改常平郡為蓋州縣亦屬焉六年移蓋州於晉城縣貞觀  
元年改蓋州為澤州縣屬澤州按沁水縣漢縣屬河內郡晉國之  
元魏為永安縣後於此置廣甯郡後齊郡廢改縣曰永甯隋開皇  
十八年復改為沁水縣屬長平郡唐屬澤州五代後因而不改皇  
統三年程先生左輔國碑云澤之為州蓋以境內有獲澤名焉州  
之治晉城蓋以其地故晉封名焉夫晉者堯所居之墟舜所耕耘  
之地二帝遺風至今猶存自開皇三年為州迄今五百六十一載  
蓋開皇三年癸卯至皇統三年癸亥也宋張商英題桃固嶺云大  
舜耕耘地斯民聚落居昔人皆以舜澤名之舜耕於歷山鄭元曰  
在河東漁於雷澤鄭元曰雷夏兖州澤今屬濟陰國經引墨子云  
舜漁於獲澤墨子本云漁於雷澤不同舜澤取舜耕處名之也歷  
山河東之境近之必有辨者州四至東至衛州界二百里以孤松  
樹為界自界至衛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絳州界一百九十里以烏  
嶺為界自界至絳州一百四十五里南至懷州界四十五里以

土堠為界自界至懷州六十五里北至潞州界一百里以山口村  
為界自界至潞州六十五里東南至懷州界七十五里以枯冢為  
界自界至懷州六十里西南至孟州界六十里以分水嶺為界自  
界至孟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相州界二百里以城嶺為界自界  
至相州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晉州界一百六十里以長城嶺為界  
自界至晉州一百七十里至南京四百六十二里河南府二百二  
十五里係大定年前里堠也隋開皇三年至天興甲午六百五十  
二年歷唐五代宋金易十二姓或興廢有如傳舍金國自大安之  
變敵騎之入中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者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  
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毀圮室廬掃地市井成墟千里蕭  
條闐其無人後二十年大兵渡河甲午正月初十日己酉蔡州城  
池陷金運遂絕大朝始張官署吏乙未遣使詣諸路料民本州司  
縣共得九百七十三戶司候司六十八戶晉城二百五十五高平  
二百九十陵州六十五陽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一十七沁水



三十至壬寅續括漏籍通前實在一千八百十有三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耶百六之數莫能逃也死者已矣生者倒懸何時而已耶上天之禍如此其酷尙未悔耶泣然一記之語庶幾父母瘡痍之民者生恍惕之心莊靖集

孟子祠記 貞祐元年

孫 弼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卽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仇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養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縱

連橫爲言以權謀詭計爲事先王大道幾於埽地異端蠡起邪說蝟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于塞路公嘗歎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某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旁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冢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尙書會孝寬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爵載在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某氏萬世所法厥惟舊邦古有祠

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  
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  
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埽宜來後嗣蕃衍詢其祖派得孟甯孟  
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記之用傳  
不朽因述銘曰

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岡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辨  
非好辨言為知言學長詩書性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  
天下始以道鳴方鑿圓柄卒老於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敘包  
羅闕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  
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醉乎其醇百代而下子  
孫誦誦四基之陽佳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鄒縣志

王廷

王廷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聖賢之言  
若合符節今夫學道之人多墜於旁門小道窮年兀兀了無所得

良可歎哉先生姓陶氏名復朴道號曰沖子東萊人自幼入道雲  
游四方於前宋中嘗至是邑愛其山水清秀慨然有卜築之志自  
以年尚少參同未廣復去自甯懷遇真入而道益振內丹外藥  
得其傳大安初由永甯來遂定居作終焉計一日語眾曰縣稍  
東錦屏山半復有古洞予昔嘗居焉卜日可同為一游眾如其約  
既至有石洞三西曰紫雲東曰懸空其上曰玉芝可容客數十懸  
空者舊名也紫雲玉芝先生命之也皆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及  
有翠崖蒼壁珍木異卉並立而叢生有雲腴石髓瓊漿玉液飢餐  
而渴飲綠陰四合瑞靄氤氳耳萬籟以忘機目長川而久視恍惚  
變化莫能名狀其神仙窟宅也雖邑人有至老不能到者亦其分  
也梯石而下有一小石窟形如臥虎先生指之曰子年七十有八  
生死無常欲卜此以為將來藏骸之所公等當為我成之眾諾且  
命僕預為之文僕應之曰有生必有死死者數之終也雖自古登  
真之士亦所不免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不生不死其惟神

乎形何與焉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骸骨者地之分在天清而散在地濁而聚先生可謂得造化之原了死生之事練神以為仙豈有死為忘哉既承命安敢固拒謹秉心稽首而為之詞其詞曰大道無形體用幽元惟我陶公深得其傳名以復朴號以日沖軒轅宗派太清家風其肆不替其居不擇進退自如游真之客把握道化提攜陰陽劍吼鎚鳴神應無方離有入無離無入有有無相生鑪飛鼎走日宮產兔月殿生鳥放去放來照海元珠擇得其人付以口訣總總相傳黃芽白雪生必有死死必有時道無所忌預為之辭宜陽縣志

成趣園記

路伯達

自仲尼而後稱以道鳴者孟某楊雄其選也孟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楊亦有曰希驥之馬亦驥之駕希顏之人亦顏之徒若舜與顏仁賢之大者學之尚可以至況其餘乎此二公所以進人之善心使見賢而思齊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斯之謂歟歟陵梁君任性曠夷寄懷遐遠厭闐闐之喧樂林泉之勝蚤以家事悉委於其子嘗讀晉史隱逸傳愛陶淵明之為人慨然思之於是背城而東幾一里膏腴廡間買田治園為閒散計幅巾杖履晨往夕還迺命之曰成趣以書求予為記凡三至辭不獲已而述之曰美哉名乎誠慕陶之深矣昔淵明去彭澤返故居日涉其園而至於成趣者蓋其所向之意深焉嘗撫陶事而論之得其所所以謂之趣者陶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與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又著孟府君嘉傳桓温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識酒中趣爾蓋惟琴抱太古之質惟酒適無何之鄉以其妙意有不可言傳者故謂之趣而園中之游亦得稱其趣者豈非寓不傳之妙而與琴酒均耶今梁君之榜園必取此者是欲因其名而究其實誦其語而師其行子故曰誠慕陶之深矣如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則兀然而遺世寂然而忘言揖南山之佳氣臥北窗之清風其於羲皇上人

幾何其不爲也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可不勉哉有人若曰彼之行誠高矣我何敢望是自棄也安免聖賢之罪人予是以樂道梁君之善而與其進復設此以戒其情故并書之若其亭軒之位序橋約之規模藤架松窗竹溪柏徑接有道之士爲忘形之友起居談笑惟情之適已詳見於軍判初公之詩序故茲不復云

欽定全金詩恭錄

謹從

博州重脩學記

元好問

博之廟學當秦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闕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爲從事之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

齋廚廢庫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石旣具趙侯請予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絃誦之域而饜餽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卽赧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與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埽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旣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偃偃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

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諄語借糧糲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則而後有攸敘之望矣况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昏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恨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也可

遺山集

趙州學記

元好問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中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安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戶牖旣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頽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賞於家顧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爲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

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夷考也趙侯不出於強率不入於承望崇儒向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絕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為園蔬之歎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元好問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

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閒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

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甯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於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腴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嘖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會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為記茲學之興廢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為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

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遺山集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元好問

孔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燬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歎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遺山集

葉縣中嶽廟記

元好問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

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鼯所舍樊身執畚鍤劉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賁鄉豪張祐孫甯泰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旣成祁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微焉何耶微福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旣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剖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於溝不恤也血人於牙不饜也志得意滿則曰我求於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

佛然於胸中矣此直牛鬼蛇神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不能知者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微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遺山集

扁鵲廟記

元好問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考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按開有得香炮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旣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



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滌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神魂斲喪若醉若狂憊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為羣日相過於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炮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鳴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也哉

遺山集

長慶泉新廟記

元好問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浙酈諸

山絡脈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祈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祈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璿室萬舞在庭金支翠蕤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而祀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

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遊天地之間是區區者甯足以留其一盼耶正大己丑九月日遺

三皇堂記

元好問

老子職柱下史闔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  
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  
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為吾夫子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  
功乃無德業可考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  
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固在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  
死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  
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  
醫岐伯而下凡十人循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  
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之以為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

壽之域民安物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  
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  
所得專而沂流窮源或且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  
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  
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  
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為惠民局直長僦工  
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已  
酉初吉新興元某記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

金文最卷十六目錄

記

鄧州新倉記

元好問

南陽縣令題名記

元好問

吏部掾屬題名記

元好問

警巡院廨署記

見文雅

元好問

創開滹水渠堰記

元好問

市隱齋記

元好問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見文雅

元好問

順天府營建記

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

元好問

臨錦堂記

元好問

馬侯孝思堂記

元好問

致樂堂記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三十一

李參軍友山亭記

見文雅

元好問

王無競題名記

元好問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元好問

校笠澤叢書後記

元好問

畫記

元好問

朱絲三官

張萱四景宮女

濟川行記

東游略記

以上原列卷三十一

元好問

元好問

金文最卷十六

記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鄧州新倉記

元好問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  
 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  
 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  
 蓋經始於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  
 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倉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  
 力至於今極矣噓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倉  
 水旱霜雹螟蝗蠶蟹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  
 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  
 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  
 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

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  
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  
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  
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  
殫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倉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  
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  
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  
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整廣狹陋為宏敞增卑  
濕為爽塏導壅蔽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  
次嘆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  
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  
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  
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  
某記

遺山集

南陽縣令題名記

元好問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  
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  
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辯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勵者無以盡  
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  
夫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  
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  
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  
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  
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  
悍精敏善若雋快如刃之發於矟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  
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  
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

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遺山集

吏部掾屬題名記

元好問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吏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鑒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遺山集

創開滹水渠堰記

元好問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滹水新渠記為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時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與故嘗與之由宋爾朱氏以下凡三人焉爾朱邱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弟伙助之歷二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

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曩予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井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倉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惟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

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鍾投袂隨爲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早曠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爲焚疋禳禱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澗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邱壟特沮洳之濼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

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  
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  
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遺山集

市隱齋記

元好問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  
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  
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  
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  
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  
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  
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  
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  
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  
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

以與庸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  
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  
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遊諸公閒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  
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爲子記之雖  
然予至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  
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耶  
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  
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  
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  
月日河東元某記遺山集

順天府營建記

元好問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厯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爲  
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旣都燕陞縣爲州州仍以保



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  
礴偃蹇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  
輦轂而南最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  
張侯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塙肆經略苗公累功至  
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瑞所害侯慷慨  
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卽推侯爲長事聞興  
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  
所部陳於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  
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  
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  
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  
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  
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  
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

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  
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  
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倉爲病滿  
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  
八塘灤發源於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歎曰  
水限吾州跬步閒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  
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  
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  
別爲東流垂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  
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綠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  
潭爲雲錦口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口  
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閒令人渺  
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  
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別第

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嶽於沂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厯厯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藁場爲商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潤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栖隱鴻福天甯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甯大悲閣一由栖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甯洞元元武全真朝元元真清爲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

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磴者四水旣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起一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旣有定屬卽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塗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子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曰始吾城無寸璧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子因爲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

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謂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陳閒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嘖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恆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為楹盡枹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子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遺山集

邢州新石橋記

元好問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口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古石梁於埋沒之下砭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

金文最卷一六  
八  
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地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與濟人漆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可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可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

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遺山集

臨錦堂記

元好問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盛與趙魏無異六飛旣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已散落於人閒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淡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渠水而沼之竹樹蔥蒨行布葺列嘉花珍果靈峯湖玉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于此堂座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誌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紀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閒境用

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  
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內外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  
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  
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道山集

馬侯孝思堂記

元好問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  
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  
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君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  
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  
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  
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恆州府  
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  
吾先人率在中忠信為貴人所保任積數十年之久乃為朝廷  
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

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為吾家始於狄道被俘則  
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  
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  
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  
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  
不忘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  
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是故為百行之原先  
恆州忠義奮發無愧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  
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  
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恆州純孝天至以父  
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追事  
王父母其生長見聞甯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  
孝思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恆州之風亦必

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山集

致樂堂記

元好問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履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髓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賈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眎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答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入乍

出若存若亡使之時日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近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恬恃之下託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盪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熳之衣弄鳥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眎他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皆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

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惟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性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一

王無競題名記

元好問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閒凡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閒閒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閒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盤盤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

佐游崢山祠因得無競崢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紀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以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史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遺山集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元好問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牒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史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

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卽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  
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中  
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  
朝卽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  
饒州蕃蕃卽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  
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  
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  
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爲顯謨  
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偉節管著勸弟姪修進書與滄州君文  
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恂滄洲之長子宋末奏  
補金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司  
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  
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希三元之句卽今

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  
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  
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  
人浮費可減孰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  
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  
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  
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  
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閒  
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  
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  
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  
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  
費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鄆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爲俘虜  
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



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眾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甯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百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倉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旬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

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狼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座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餘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甯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庭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

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記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歛衽書遺

校笠澤叢書後記

元好問

右叢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閒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閭內翰子秀家比唐人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與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鏗刻太苦譏罵太過惟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

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畫記

朱繇三官

元好問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開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阜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

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泊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榭欄檻渥丹為飾綠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拄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憑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

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襖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鷓鴣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桮上二藤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

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裙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穿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閒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納整脊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閒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傍其枝柯葢紫歲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羣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閒一抱孩

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舉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  
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  
瑋瑋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  
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巾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  
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遺山集

濟川行記

元好問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  
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游爲恨  
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  
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開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  
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  
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  
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  
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

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  
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  
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  
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畫棟無復其舊而天  
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  
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  
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  
背曰鵲峙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  
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峯寫照詩也大明  
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  
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  
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  
山兩山之閒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  
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

近特為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  
 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邱耳西南少斷有蠟  
 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  
 樂水原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泱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好事者  
 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  
 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  
 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  
 流字又作鈞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  
 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  
 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  
 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予與解  
 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  
 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  
 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淪茗不減陸羽

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  
 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其山始曰  
 濟故禹書曰導沅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泆於曹濮  
 之間乃出於陶邱北會於汶過歷下樂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  
 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  
 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  
 也濟或泆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子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  
 子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  
 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  
 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黃華無憂洗鉢及  
 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  
 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紅發源長白  
 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  
 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

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鈔珍墓誌珍  
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已  
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邱爲  
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  
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  
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  
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  
以歲日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  
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歎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  
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  
山閒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  
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遺山集

東游略記

元好問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予宿

尙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  
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  
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  
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  
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  
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  
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  
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  
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  
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三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  
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  
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  
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

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子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挾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

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泰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味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人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神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



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壁整若三山屏風然道石有宋封  
禪朝觀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  
有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撰  
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  
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  
者明復與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  
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  
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  
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  
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十二

